

# 伊人天下 霜朝唱

原名《绝色卿狂：彪悍世子妃》

继《凤临天下》《特工皇妃》

超人气金牌作者一世风流

巅峰力作

【下】

周立 / 著

网络名：  
一世风流

冷酷骄傲的闷骚男  
VS 武力值爆表的呆萌女

上错床，嫁对郎；你是世子，我是毒王……

且看逗比夫妇如何从相知相许到情颠天下

爆笑演绎——

纸上版《金玉良缘》

重口版《上错花轿嫁对郎》

悬念迭起 / 妙趣横生 / 深情不二

悦读纪  
ENJOY READING ERA  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 
www.girlbook.cn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 霸唱 天下第一 伊人

网络名  
一世风流  
周立 著

【下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伊人天下霸唱: 全2册 / 周立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5399-7135-3

I. ①伊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27534号

书 名 伊人天下霸唱  
作 者 周 立  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 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史静怡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文字编辑 史静怡  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  
字 数 400千字  
印 张 28  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135-3  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522096132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# 伊人 天下 霸唱

第一章	睡错人了	1
第二章	雷霆手段	19
第三章	亲上去了	48
第四章	借刀杀人	67
第五章	反睡回来	88
第六章	身有秘密	106
第七章	只准我欺	130
第八章	爱的烙印	150
第九章	毒王子鱼	177
第十章	死人复活	196

## 目录【上】

contents



# 伊人天下 霸唱

## 目录【下】

c o n t e n t s

- |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| 大婚习俗 | 221 |
| 第十二章 | 送入洞房 | 239 |
| 第十三章 | 男扫把星 | 263 |
| 第十四章 | 毒临天下 | 287 |
| 第十五章 | 天罗地网 | 308 |
| 第十六章 | 窒息的爱 | 332 |
| 第十七章 | 半道截货 | 355 |
| 第十八章 | 情敌相见 | 379 |
| 第十九章 | 生辰礼物 | 397 |
| 第二十章 | 一起裸奔 | 424 |



## 第十一章 大婚习俗

YI REN TIAN XIA  
BA CHANG

红霞漫天，美不胜收。

北冥长风怎么把假秦子鸢送出去，又要让陵南王的人以为到手的是真秦子鸢，子鱼完全不去考虑，北冥长风要连这点儿本事都没有，趁早回乡种田的好。

美美地睡了一个好觉，子鱼觉得这么久的劳累，几乎都要被这美好的一觉弥补回来了，却不想还是被人吵醒了。

“大哥的女人，你快醒醒——”尖厉的叫声在耳边响起，胖胖的身子压得子鱼几乎出不了气，一大早被这样叫起床，简直比闹钟都可怕。

“什么事？”打了个哈欠，子鱼推开压住自己的北冥幽。北冥幽跳下床，拽出穿着里衣的子鱼就要往门口跑，“快，看大热闹，你家的大热闹！”

“我家？”子鱼一边手忙脚乱地穿外衣，一边诧异问道：“难道是我爹把我那假娘给拆穿，扒皮抽筋了？”

“不是不是，快出来跟我看大场面啊！”北冥幽连连摆手。

不是她爹拆穿假冒娘啊，那她家还有什么大热闹可看？子鱼一边疑惑，一边被北冥幽拽着一路跑出后院，朝大门口冲去。

吴府大门口，此时已聚了很多吴府下人，厚重大门开启了一条小缝，所有人趴在那小缝上往外偷窥。

子鱼黑线，这一个个的，怎么都一副做贼的模样？

“看什么热闹，要看打开门大大方方地看。”挤开门前的吴府下人们，子鱼

一把推开大门，街道上的情景立刻落入她眼里。

子鱼顿时愣住了。

眼前就算平日开市也没多少人的街道上，从城门延伸到这边，然后一直朝着秦府的方向，整条道路上挤满了车马、行人、货物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各色或精美或平庸的马车缓慢移动着，车轮嘎吱作响，拉车的马不时仰头叫几声，骡子、驴子，还有鸡鸭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好像在合唱一首《菜市场进行曲》。

由于行进太慢，后面的车不时撞上前面的车，引来一连串争吵，赶车的小厮或被自家老爷夫人喝骂，或是三三两两聚在一旁兴高采烈地交谈着，那情景简直让人退避三舍。同一个街道上的邻居们，也无不打开大门，诧异地观看。

“看上去不像行商，也不是走亲访友，这一队人是哪儿冒出来的？”子鱼看着一些马车上居然还搭载着锅碗瓢盆，不由眨了眨眼。这一伙人是什么来头？这举家搬迁的样子是要干什么？为何北冥幽说是她家的热闹？

“挤什么挤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家可是未来世子妃的七舅老爷，你们……”

“七舅老爷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们是世子妃的亲叔公！你们还不给我们让开，让我们先走……”

“让开，让开，堵在路上干吗？我们家是世子妃的外太公……”

远处，争吵声随风传过来，子鱼陡然一愣，“我的亲戚？”未来的世子妃不就是她吗？可她哪里有这一眼望不见头的庞大亲族？

北冥幽正满眼放光地看热闹，闻言抬起脑袋，露出可怜子鱼的神色，“不是你的还是谁的？”

都是她的亲戚？她何时有这么亲戚？抬头看着拥挤不堪、望不到头的队伍，子鱼有点发蒙，紧跟着后背发寒，有非常不妙的感觉袭来。

“你那不知真假的娘和舅舅是第一批来找你的人，这第二批来找你的，是你娘一族四百多户，一共几千人，全搬迁而来。”汉阳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站在子鱼背后，凉凉地道。

一族人……四百多户……一共几千人全部搬迁而来……子鱼瞬间有一种被雷劈中，然后电到骨子里的感觉。妈妈咪啊，这是个什么惊世骇俗的人，决定出如此惊世骇俗的事，整个家族搬迁而来就是为了找她，天，这简直……

顷刻间，子鱼觉得四周邻居惊讶中带着鄙视的目光，好似直接看到了她的身上，让她整个人都燥起来，当下二话不说，啪地关上门，隔断外界。

“噗。”北冥幽见状笑出声来，满是奚落地看着子鱼。因为要成为世子妃，所以一族就搬过来依附，这样的事纵观几千年，也还是第一回见。

“大哥的女人，你娘家好强大。”

子鱼当即抬手就要揍北冥幽的屁股。

北冥幽见状立刻转身就逃，一旁看热闹的吴府下人们，也个个掩嘴快速退了下去，当家主母的热闹，还是少看为好。

“真真假假，你娘族这一手玩得漂亮。”北冥长风从前院走过来，看着脸都皱在一起的子鱼道。子鱼的娘真假待论，一来就给子鱼和他心计厚重的感觉，可这娘能假，一族人却假不了。既然子鱼娘家一族人都迁来，有其他什么目的先不说，只说这一族都迁移到他们镇北二十七城，等于是把他们一族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了镇北王府，或者说秦子鱼。敢把一族性命交来，一个人的真假已是次要，他们将忠于镇北二十七城的诚意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真真假假，高手。

子鱼听着北冥长风的点评，心思微动间已明白过来，不过……

“好烦。”

本来她秦家嫡系这一脉没什么人，她五族内的亲人也没多少，现在来了这么多人，她都可以想到以后会被烦透的。

“不喜欢就不理。”北冥长风神色冷酷。

子鱼看看说得理所应当的北冥长风，恹恹地挥了挥手，“你不懂。”

有的时候万一有极品亲戚，杀伤力是很惊人的，不是战场杀人那般白刀子见血，可其威力，不小于地对空导弹。

北冥长风见子鱼满脸无奈，不由伸手扯过子鱼，冷着脸使劲按上子鱼的眉心，“不准皱，我在。”她不喜欢，他给她料理了就是，这算什么烦心事。

子鱼挑眼看了北冥长风一眼，看着北冥长风脸上的理所应当，烦闷的感觉突然烟消云散，不由坏笑一下，猛地伸手抱住北冥长风的脖子，直接转到北冥长风背后跳上，“好吧，你在，不过今儿个面子都里子都没了，要你背我过去。”

他要她理所应当地依靠他，这感觉真不赖，那她就借机撒个娇。

北冥长风下意识兜住背上的子鱼，脸微微黑了。在他下属面前他背过谁？这子鱼真是一点不知道分寸。不过，她貌似心情不好，那他就……就……

“不准乱动。”

“人死了就不乱动。”

“我扔了你。”

“扔我，我就哭给你看……”

咬牙切齿和死皮赖脸的声音在夏风中吹拂而来，铁黑的矫健身躯背着粉色的



身影远远而去，远看好似一柄铁剑被一张云南白药缠住，纠缠不清。

冰要用什么来融化？死皮赖脸的火啊。

浩浩荡荡的子鱼娘家迁来，这下给秦云忙了个晕头转向。

几百户，几千个人，这要安排住下，简直繁琐至极。秦云不得不派出所有店铺的伙计，用了整整三天才把一切安顿好。没办法，除了那徽娘有问题外，其他人都是真亲戚，其中还包括他的岳父和岳母呢。十几年没见过的岳父岳母驾到，秦云哪敢有半分怠慢，就是子鱼在第四天也被召了回去，拜见外公外婆。

秦家宽敞的大厅内，年已古稀的外公外婆端坐于其上，满头银发，一身文雅中透着执掌大家族的威严。

子鱼端端正正磕了三个响头后，细看了一眼她第一次见的外公外婆，发现两人一身雍容下书卷气十足，果然是书香世家，比她爹这商场魁首有气质多了。

余下的位置坐着她的三姑婆八大姨，一圈看起来眼都花了，根本记不住。

“好了，这么多年未见，老婆子你就跟女婿他们多聊聊。”一番跪拜后，不容子鱼再去认那几百户亲戚，坐在最高位置、满头银发的华戊辰开了口，“鱼儿过来，让外公好好看看你。”说罢起身拉过子鱼的手，朝大厅后的花园走去。

子鱼见状，知道这是外公有话要说，当下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。

走入后花园，华戊辰在山坡凉亭里坐了下来，“鱼儿，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外公也不跟你兜圈子，这次外公带着一族人从后秦皇帝的势力下迁移到镇北二十七城，就已经摆明了我们的态度。”

子鱼没想到外公如此直接，当下微微勾了勾唇角，“跟着镇北王，不比在后秦皇帝统治下艰难。”后秦皇帝的统治迟早要被推翻，镇北二十七城是个好选择，现在全族迁来，算是有先见之明。

“不全是这样。”不想，华戊辰摇摇手，“天下大势不是我们举族搬迁的理由，我们必须搬迁是因为你，因为你将成为镇北世子妃，而你和我们的关系并不难调查，你在镇北，我们在后秦，两方不起干戈还好，一起干戈，我们就是众矢之的，这逼得我们不得不下决定。”

子鱼柳眉微微一翘。这话说严重了，若是因她迁来，这担子对她就重了。

不等子鱼出言反驳，华戊辰接着道：“现在已经是这个情况，多说其他无益，外公只是让你明白，你嫁进镇北王府就已经没有后路，一举一动不仅仅关系你自己、秦家，还关系我们这一族的安危，你代表的是我们所有人。所以，以后行事定要慎重，切不可做与镇北世子初次见面那样的事了。”

嘎，与北冥长风初次见面所做的事？

其他的话子鱼先放一边，这话可勾起了她的兴趣。事情这么隐秘，就是秦家也不过留香和她爹知道，远在万里之外的华家怎会知道？

华戊辰见子鱼挑起了眉，当下摆了一下手，“虽然这十几年我们并没跟你们和你爹来往，不过你们的一切我们自然有人留心，你和镇北世子的突然成婚，微一猜测就知其中猫腻。”

“外公在暗中监视我们？”子鱼眼神微闪。

“不，你是我外孙女，我自然要打听消息。虽然我不待见你爹，也不愿意跟秦家这个神秘的家族打交道，不过我自己骨血的后代，我也不能让人太过刻薄。”华戊辰非常坦白。

原来如此，敢情是因为不待见她爹才不来往，又因为她是外孙女才会打听消息，猜中她和北冥长风的开始有猫腻，子鱼心下微松。不过……

“秦家神秘？”子鱼挑眉，秦家哪里神秘了，不过就是商人而已。

华戊辰没说话，直接从袖子里取出一物，“十多年来，我派尽人打听秦家的来历过往，最后却只得这一物。”

打探十多年才得一物？子鱼立刻伸手去拿，她倒要看看秦家有什么秘密。

华戊辰却一缩手，没把手中之物递给子鱼，反而定定地看着她。

子鱼见状，心思微动就知道华戊辰的意思，“好，若华氏一族对得起我，我自然也对得起你们。有我在这镇北一天，保你们一天安宁。”

华戊辰闻言，一直严肃的眼流露出一丝笑意，把手中之物递了过去，“鱼儿，秦氏不简单，小心。”扔出这几个字，华戊辰没再说什么，起身就朝来路走去。

子鱼握紧手中之物，看着华戊辰的背影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

这最后一句话，她能感觉得到是外公的真心话。可是，秦家有哪里不简单？又有哪里需要小心？秦家一脉，到底有什么来历、过去和神秘？

……妈的，把话说清楚会死啊。

夏风吹过，热浪袭来，杨柳飘飘。

扫了一眼，见四方没人，子鱼干脆就在凉亭里打开了手中的竹筒。

“咦，这是什么？”

一片好似羊皮纸的东西上，画了潦乱的几根线。

子鱼脸上微露诧异，外公找了十几年，就找到这么一个东西，这什么啊？

再翻来覆去细细观看，真就是一张羊皮纸，上面潦草几笔，线条不是线条，

人物不是人物，边缘还不规则，好像被狗啃过，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

对着阳光照了照，还是没看出所以然。子鱼蹙眉，外公不会耍她玩呢吧？不过，瞧神态不像啊。可是，这玩意除了像传说中那些藏宝图之外，还……

“咦？”灵光一闪，子鱼猛地站起身来。

藏宝图？她记得她曾经……

转身就跑，子鱼三步并作两步，朝着闺阁院子所在的方向狂奔而去。

一头扑进她作为闺阁女儿住的小院里，子鱼埋头就在箱笼床榻间翻找起来。

“大小姐，您这是找什么啊？留香帮您找。”本就在小院里的留香跟着进来，就见子鱼把房间几乎翻了个底朝天，不由急道。

“留香，我外婆喜欢金蟾，你去找。”头也不抬的子鱼，顺口扯了个谎。

“哎哟，我的大小姐，金蟾那些珠宝在老爷的库房里，不在这里。你快别闹腾了，留香给你找去。”留香闻言，立刻朝外就跑。

支开留香，子鱼几乎把她的院子翻了个底朝天。

“在这里！”终于，在床榻最里的一角上，子鱼抓出一张皱巴巴的纸。

同样的一张羊皮纸，同样上面绘着乱七八糟的线条，这是她和北冥幽误入那藏宝山时无意间发现带走的。

低下头，子鱼把两张边缘同样不规则的羊皮纸缓缓拼在了一起。

居然……居然两张图拼凑到了一块，完全契合，组成边缘一角。

子鱼骤然震惊。若她记得不错，那宝藏是后秦国最后一个统一山河的帝王大武皇帝的，现在的后秦国距离那时已几百年了，这却是同一张图……

子鱼突然后背寒毛直竖，秦家到底有什么秘密？这样只不过是一个角落的图纸，居然在后秦大武皇帝的藏宝山中……子鱼的手指，微微有些发抖。

“鱼儿——”紧闭的房门外，突然传来徽娘的声音。

子鱼面色一冷，一把抓起两张图纸塞入怀中，抬头看向房门。

那个假冒她娘的人，就站在门外。

“鱼儿，我知道你怀疑我的身份，娘心里明白，娘不怪你，只是你一直避着娘，娘找不到你，所以今日只能在这堵着你。鱼儿，娘不多说，娘就说一句话：虽然你和北冥世子马上要大婚，娘还是不得不说，你和他不是良配。”门口，那假冒徽娘的女人叹息一声，不等子鱼开口，就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

子鱼闻言，柳眉微微一竖，她是来说北冥长风坏话的？

“鱼儿，不管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事实会证明的。娘不是让你悔婚，只是让你不要把全部的心都交给世子，免得以后太过伤心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那假徽娘再度深深一叹，仿佛担忧至极，“鱼儿，你还是不愿跟娘说话吗？好吧，娘走就是，只是鱼儿千万记住，保护自己的心，你的命定之人，另有其人。”言罢，抬步就走。

“是谁？”紧闭的房门突然打开，子鱼夺门而出，双眼死死瞪着那假徽娘，“那我的命定之人，是谁？”

那徽娘显然想到子鱼会出来，顿时脸露灿烂笑容，满脸慈爱地朝子鱼喊道：“鱼儿。”一边伸手就想去拉子鱼的手。

“说，谁是我的命定之人。”子鱼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毫不掩饰周身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息。

那徽娘见状，伸出的手顿在半空中，面上灿烂的笑转为落寞，楚楚可怜的神态，让人心生无尽怜惜。可惜，子鱼依旧什么表情都欠奉，“快说。”

那徽娘见子鱼言语冷硬，迟疑片刻后，轻轻地道：“鱼儿，你的命定之人，我也不知是谁，只是知道在该来的时候，他就会出来。”

“哦？”子鱼挑高眉尾，双手抱胸，“你也不知道？”

“是的。”那徽娘点头，“鱼儿，我是为你好，你……”

“为我好就把那命定之人说出来，老娘趁早找出来杀了炖汤。”子鱼嘴角勾起一丝冷笑，眼中散出寒光。

“啊？”那徽娘显然没想到子鱼会这么说，不由愣住。

子鱼见状，冷笑出声，“命定之人？该出现就会出现？他当他是女人每个月都会来的大姨妈？少给我装神弄鬼，老娘对大姨妈没爱，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！”说罢，盯着徽娘的视线中，浓浓的杀气扑面而来，“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我的命定之人我自己决定，谁要是敢对我的幸福指手画脚，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，纵是上天入地，我也要抽他的筋、扒他的皮！”

毫不掩饰的厌恶和杀气迎面扑来，那假徽娘完全没想到身为商女的子鱼会有这样尖锐的气息，猝不及防间吓白了一张脸，人下意识地朝后就退，不想身后就是几级台阶，顿时身形朝后就倒摔了个四脚朝天，啊地尖叫出声。

“滚。”子鱼见状，毫不客气地怒斥。

“鱼儿……”那假徽娘见子鱼居然如此不给面子，不由又是震惊又是哀怨地抬头看着子鱼。

子鱼低头，满是厌恶地看向她，“别让我说第二次。”

前几天她只不过是接触这女人而已，看在这女人这张跟她娘一模一样的脸，她和她爹都给了两分面子，可现在这女人居然敢对她说这样的话？

若身为她的亲娘，既知道有命定之人，却不想方设法保护她的女儿，反而让她自己守住心，这算什么，一女多嫁很体面？若不是她的亲娘，这女人有什么资格对她指手画脚，在她还没嫁给北冥长风就敢来破坏她的幸福，其罪当诛。

那徽娘见子鱼满身冰冷，双眼中的锐利几乎要扒了她的皮，不由踉踉跄跄地爬起来，抖如筛糠地朝子鱼道：“鱼儿，你以后会知道娘的苦心的。”

扔下这句话，那徽娘战战兢兢连忙退走。

子鱼一旦不掩饰憎恨讨厌的负面情绪，周身的气息就堪比恶鬼，带着阴森凶狠的冰冷杀气，几乎能就这样吞噬她对面的人。

站在门口，子鱼冷冷看着那徽娘的身形走远，眼底冰冷却越聚越多，她还没嫁北冥长风，就有人开始打算扰乱她的心了，真正可恶。

“我本不愿强势维护，但你们欺人太甚，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今生谁敢拆散我跟北冥长风。”冰冷的话音低低而出，带着不容抗拒的坚定和肃杀。她信奉随缘，缘起而聚，缘尽而散，不过今天她还没嫁就有人虎视眈眈，那她还随个屁缘。

北冥长风生是她的人，死是她的鬼。命定之人？滚你妈的。

铿锵决绝的眼神凛射而出，子鱼，终于开始认真了。

“大小姐，你要找的金蝉留香帮你找来了，你不要在你院子里翻了。”小院门口，留香抱着几只檀木盒子，满脸急迫地跑来。她家大小姐破坏屋子是一流的，可整理屋子就要累死她们这些下人了，希望她来得快，大小姐还没彻底破坏。

“……”子鱼看着急速跑来的留香，脸色转换，心虚地默默退回屋子。

“大小姐，你要的……哎呀！我的娘啊，大小姐你这是要抄家吗？这叫我怎么收拾啊……”

金光闪烁，小院里，留香的尖叫惊走一众燕雀。

树梢随风而飘，沙沙声响。

“大少。”此时，小院梧桐树后，汉阳看着面色看不出端倪的北冥长风，轻轻开口，“大少不进去找子鱼小姐了吗？”刚刚他们才走到这，就正好听见子鱼和那徽娘之间的话，不是他们偷听，而是……真够漂亮的，他根本没想到子鱼会那样说，那样想也不想、冰冷决绝，简直棒极了。这样认定他们大少、忠诚他们大少的子鱼，值得他以后尊她一声“子鱼小姐”。

北冥长风站在树下，看着子鱼敞开的大门，听着里面传来留香叽里咕噜的抱怨和子鱼无奈的求饶，一贯冰冷的容颜如冰雪缓缓融化，露出暖暖春天。

“不用。”负着手，北冥长风深深看了一眼小院里跑出来躲避的子鱼，嘴角微微勾起一丝笑，转身就走。

汉阳见状，眉目间闪过一丝诧异，他们来找子鱼小姐是有事要说的，怎么现在不说了？难道，难道是他们大少害羞了？还是……傲娇了？

扭头悄悄看向嘴角微翘的北冥长风，汉阳不动声色地探察，从没看见大少这样春风得意的样子，他一定要回去跟地一他们说说。

“下个月去煤矿挖煤。”北冥长风突然斜了汉阳一眼。

“为什么？”汉阳陡然惊了，他堂堂财政大员去挖煤？他没得罪大少啊。

“高兴。”给了汉阳一个后脑勺，北冥长风愉快地快步走远。

“高兴……”汉阳愕然。高兴就让他去挖煤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以后他就不能看他们大少高兴？汉阳突然有一种森森的蛋疼感觉，他这是招谁惹谁了？

“大少，不能这样，我还有很多事，我……”

充满青草气息的微风吹拂而过，吹乱急语声声。

“嗯？我怎么听见大少和汉阳的声音？”小院里，子鱼突然抬头，狐疑地望向门口。

“留香没有听见，大小姐一定是太想世子大人了。”留香在屋里回答。

想北冥长风？子鱼黑线，今早上还在一起，有什么好想的，估计是听岔了。

骄阳在空，金光灿烂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子鱼没回秦府，住在吴府里忙着她的事，完全把她外公外婆和他们那一族人交给了她爹和北冥长风来应付。

相公有什么用，就是这样用。她的事情要用在别的事上，既然要镇守她的一切，那从现在起就不能懈怠了。转如陀螺，子鱼基本忙得不见人影了。

这日，吴府书房。

“大少，我要这个人。”一个书生模样，看上去弱得提只鸡都成问题的青年，旋风般冲进北冥长风的书房，一巴掌把一物拍到北冥长风面前的桌上。

“方一？”北冥长风抬头皱了皱眉，方一怎么跑他这里来了？

方一双眼放光地看着北冥长风，“大少，把这个人给我，我有大用。”

方一掌人脉，是北冥长风手下“天圆地方”四大统领之一。

什么人值得方一从盛京跑到雍京来问他要人？北冥长风取过方一砸在他面前的册子，打开一看。

计划书。

一本手写的计划书，上面罗列了产业的发展方向、产业各部分的划分、人员配置、各种规章等等，完全不同于他们现在对名下产业的打理方式，是一种全新的却非常完善的体制，比他们所用的下人管理方式不知先进了多少倍。

北冥长风翻了一下这计划书，面色淡漠地抬头看着方一，“你要这个人？”

“对。”方一满眼放光，“人才，绝对的人才啊，不，鬼才！属下看了这计划书，简直五体投地，这样严谨的条例和面面俱到的管理方式，值得我们推广，值得我们全力推广！”

北冥长风闻言，嘴角微微勾了勾，眼角轻轻跳了跳。

“大少，找你要几个人。”这当口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子鱼突然进来，把手中一沓清单递给北冥长风。

北冥长风看也不看，“准了。”

子鱼瞬间眉开眼笑，低头就亲了北冥长风一口，“大少，你真好。”说罢转身就走了，留下一脸荡漾的北冥长风和目瞪口呆的方一。

“这……是子鱼小姐？”方一反应也快，瞬间愣怔后，立刻猜中子鱼身份。

北冥长风闻而不答，只把手中的计划书朝方一扔去，“她就是你要的人，你想要？”

啥，秦子鱼，他们未来的世子妃，就是写这计划书的人？方一顿时愣住。

他们大少的人，他哪里敢要啊？这……这么鬼才的人，干吗被他们大少先一步抓在手里了？这简直是……简直是……

“暴殄天物。”方一恨恨地对北冥长风道，这样的人才就该在他手下做管理，怎么能成世子妃呢？简直是埋没人才。

他却哪里知道，曾经的子鱼在华尔街混过，最完整的集团世家企业的操作机制她都清清楚楚，拿来用到这里，简直就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。

北冥长风懒得跟这个死书呆说话，挥手就打发人下去。

“大哥的女人，大哥的女人……”门帘一掀，北冥幽圆滚滚地冲了进来，进门就四处找人。

北冥长风皱眉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，怎么都跑他这里来？

“大哥，你的女人呢？汉阳说她在你这里。”北冥幽没找到子鱼，顿时朝北冥长风发问。

“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这人怎么到处乱跑……”北冥幽顿时抱怨起来，不过脸上的喜悦一点没减，当下转身就要去找。

“等下，二少你这么高兴，难道是那事办成了？”一旁的方一手疾眼快，一把捉住北冥幽。

“对啊，大哥的女人好厉害！”北冥幽喜滋滋的，闻言立刻笑了起来。

北冥长风抬起头，“什么事？”子鱼又做了什么事？

“嘿嘿，我们开矿不是没钱吗，大哥的女人就给我想了个办法，去后秦皇帝那里借钱，没想到真的借到了。”北冥幽小脸笑成了弥勒佛。

“借？”北冥长风扬眉。这件事他听说过，不过，真的借到了？

“对啊，哈哈。”北冥幽好不得意，“卖了一句话给后秦皇帝，哥哥你猜后秦皇帝付了我们多少钱？”

北冥幽派去借钱的人是方一找的，方一挑眉插嘴道：“十万两？”

“十万？你真没见识。”北冥幽鄙夷地看了方一一眼，然后也不等北冥长风猜，直接哈哈大笑道：“一百万，整整一百万两银子，哇哈哈！”

“一百万两？”北冥长风和方一齐震惊。

一句话能让后秦皇帝付一百万两，这是什么话？

“什么话？”北冥长风立刻追问。

“不告诉你，大哥的女人说了，要保密。”北冥幽摇晃着小手，从方一手中挣脱出来，朝着门外一溜烟儿就跑了。他要去找秦子鱼，现在他们有钱了。

北冥长风见状，抬眼看着震惊的方一，“内容。”

去后秦国的是方一的人，他就算事先不知道，现在也该知道是什么话。

方一嘴角直抽，“要活命，就去当囚犯。”这话他刚听到时，完全是当笑话听，只是没想到后秦皇帝居然付了一百万去买，这……后秦皇帝疯了吗？

当囚犯？北冥长风微微蹙眉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后秦皇帝钱多到发疯了？

他却不知道，后秦皇帝吸食过毒品白粉，一旦断了来源，那情况简直比死都不如，子鱼卖的是戒毒的方法，一百万算便宜他了。

一百万白银入手，子鱼如虎添翼，简直要鱼化鲲鹏了。

话说子鱼这边从后秦皇帝那里借来一百万两，北冥长风那边的假秦子鸢也送到了陵南王面前。

花朵般美丽的大殿中，陵南王唰地站起身，双眼放光地问：“带回来了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只带回来了秦子鸢。”站在他下方的龙虎军首领沉声应道：“南碑天所带的人手和毒物全军覆没，最后一个也在勉强带着人跑到我们边境就断了气，损失相当惨重，请大王降罪……”

陵南王闻言，却不怒反笑，“你们何罪之有？”他本对南碑天一行完全不抱



希望，派南碑天去，就是想让他死在北冥长风手里，好让他一箭双雕。只不过没想到南碑天还有点本事，居然把秦子鸢带了出来，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惊喜。

“速速带来。”陵南王一脸喜色。

“是！”

“不，不，本王亲自去看。”陵南王突然又改变想法，挥了挥手，抬步走下王位，“消息可曾走漏？”

“不曾，沿途都是微臣亲信亲自带回来的，没经过其他人。”龙虎军首领压低声音道。

“好，秦子鸢在我陵南的消息不准泄露半分。”陵南王点点头，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狡诈，“去，回禀老祖宗，就说南碑天全军覆没，死在了镇北世子手里，秦氏两女一个也没有带回。”

“微臣明白。”龙虎军首领立刻应道。

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让他那祖爷爷亲自动手跟北冥长风过招去，陵南王嘴角露出冷冷的笑。

金阳扫过四方，明明炙热明亮，此时却阴森逼人。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谁都以为自己是黄雀，可到底谁才是那只真正的黄雀？

风乍起，四方乱舞。

时间如飞而去，转眼就到了北冥长风和子鱼大婚的日子。

话说镇北二十七城随着镇北世子大婚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盛京的大小门户早已各自装点，一片喜庆火红之色在夏日间飞扬，那火辣辣的热情毫不抑制地迎面而来，现下大婚之日已到，这些门户更是装点成一片鲜花的海洋，一眼看去好似落入百花红火之城。

第一道霞光从天边洒下时，盛京城已经热闹起来。那些高门大户出钱打造的舞狮子的、舞龙的、跳彩船舞的，齐齐拥上街头，锣鼓喧天。

撒铜板替镇北世子求福的、送观音祈求多子多孙的、挂百礼以求镇北世子和夫人琴瑟和鸣的比比皆是，无不是自动自发，出钱出力。

镇北二十七城靠镇北王和镇北世子守护，他们好，就是所有百姓好。

金光灿烂，百花竞相开放。

盛京秦家别院里。

秦云摒除俗礼，亲自为子鱼绾青丝，没有娘，他这个爹就是娘。